



# 世说新语中的剡中

唐樟荣

《世说新语》是以记载六朝时期社会名流言谈举止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说,这些言行,曾引领一时风尚,在当时和以后,留下深远影响。因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,尤其东晋以降,社会名流随西晋政权垮台后,南渡江左,建都建康(今南京),两浙之地尤以剡中一带,高僧名士荟萃,一时景从云合,成为文化中心之一,剡东一隅,般若学六家七宗,大半诞生于此,成为佛教中国化发祥地。读《世说新语》,可以发现一个文化现象,玄学清谈之风,以剡中为盛,如果对此加以梳理,当极有意义。限于篇幅,本文仅录此类记载数则,以见一斑。

德行第一 24 (以徐震堦先生校笺本为据,下同)称,郗公(按即郗鉴)值永嘉丧乱,在乡里,甚穷馁。乡人以公名德,传共怡之。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,乡人曰:各自饥困,以君之贤,欲共济君耳,恐不能兼有所存。公于是独往食,辄含饭著两颊边,还,吐与二儿。后并得存,同过江。

这段话,译成现代文,则是说,郗为社会名流,德高望重,因社会动乱,饥荒遍地,但当地乡人轮流把自己口粮省下来供他吃饱,谁知他还把自己一个侄子一个外生(甥)也带去蹭饭,这下乡人有意见了,我们是因你德高望重才省下口粮救济你,你怎么还带二个小孩呢?他只好把小孩放在家里,独自前往,吃时把两口饭剩在自己嘴巴里带回来给二位小孩吃,这其中一个小孩就是他外生(甥),叫周翼,后来当了剡县令。这位外甥很感恩外公,外公死后,解职归,席苦于公灵床头,心丧终三年。这则故事,不是空穴来风,是有史实依据的,可见当时社会动乱严重程度,也可见到剡中避乱的人之多,剡令成为很紧缺的好职位。

南宋嘉定七年(1214)成书的首部剡中志书《剡录》就在县令名单中列有周翼小传,也记载世说中的内容。这里笔者何以要把这条资料列为首位,因为说到剡中,必得把当时剡县及剡溪及其四源(一说三源)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,而不可功利性地以目前县界为范围,人为割裂历史地理的原貌,比如新昌大佛寺弥勒像的诞生,难道没有当时杰出雕塑艺术大师戴逵父子(时隐剡中)的影响?刘勰碑记何以

称之为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?说明今之南明山还泛称剡山。不正视这些问题,人为地割裂剡中地域范围,于研究地域文化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关于周翼为剡令条,现代世说学者徐震堦注曰:剡县,《晋书》地理志:属会稽郡。并案:据《晋书》成帝纪,郗鉴薨于咸康五年八月,则周为剡令之时,可得而推已(按,引《晋书》记载说明剡中建县及中原人物如何掌管此地情况,必然比后来宗谱资料可靠和真实得多)。

德行第一 30,桓常侍(按即桓彝)闻人道深公者,辄曰:此公既有宿名,加先达知称,又与先人至交,不宜说之。此深公即指竺道潜,又称竺法深,刘孝标注称:僧法深,不知其俗姓(徐注据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补注其姓王,晋丞相王敦之弟),盖衣冠之胤也(即世家大族),道徽高扇,誉播山东(按即中原之意),为中州刘公(即刘元真)弟子,值永嘉乱,投迹扬土(即扬州郡范围),居止京邑,声名卓著,因不耐风尘,考室剡县东(按此处应为会稽东)二百里峭山中。同游十余人,高棲浩然,支道林宗其风范,与高丽道人书,称其德行。年七十有九(按徐注以《高僧传》纠正为八十九),终于山中,此山中即今东峭山也。

刘孝标生卒年为公元463年至521年之间,与作者刘义庆生卒公元403年至约444年,两人几乎仅差了一代人而已,其注当与世说文本一样具有历史价值。因此从这条资料中也可证明竺道潜所具有的崇高威望。

德行第一 32,称阮光禄(按即阮裕,字思旷,很有名的名士,与王羲之关系极好,祖孙三代均在剡,且《剡录》有传)在剡,曾有好车,借者无不皆给。有人葬母,意欲借而不敢言,阮后闻之,叹曰:吾有车,而使人不敢借,何以车为?遂焚之。这也是很有名的故事,主人轻财重义,异于常人,可称魏晋风度,为世所传颂。这也是发生在剡中,影响深远。刘注称其以疾,筑室会稽剡山,征金紫光禄大夫,不就,年六十一卒。

德行第一 33,称谢奕(字无奕,父为吏部尚书)作剡令,有一老翁犯法,谢以醇酒罚之。太傅(即东山再起的谢安,为谢奕之弟)时年七八

岁,在兄膝边坐,谏曰:阿兄,老翁可念(即可怜悯之意,当为口头语),何可作此!奕于是改容曰:阿奴欲放去邪?遂遣之。这则故事,至少说明,谢安到剡中,与他哥哥任剡令有关,且年纪很小。

言语第二 48,竺法深在简文坐,刘尹问:道人何以游朱门?答曰:君自见其朱门,贫道如游蓬户。刘孝标引《高逸沙门传》云:法师居会稽,皇帝重其风德,遣使迎焉。法师暂出应命。司徒会稽王(按即后之简文帝)天性虚澹,与法师结殷勤之欢。

按,这里几乎可以推断,当时竺道潜已隐居剡东峭山,因简文帝邀请而出山赴京师,难怪刘尹(按即刘惔)有点看不顺眼,道人既已隐居,还常到皇宫干么?他应答机敏,说,在你看来是皇宫,在我眼中不过茅草屋而已!此话讲得好,一则说明他蔑视功名富贵如粪土;二则,动乱年代,人生无常,说不定今天的宫门,明天即是一片瓦砾之地。

言语第二 63,支道林常养数匹马,或言:道人畜马不韵。支曰:贫道重其神骏。此条,支遁养马,在入剡以后,即在沃洲山,今有养马坡遗迹,历代方志有载,因前次拙文已提及,此不赘。

言语第二 76,支公好鹤,住剡东峭山。此条亦前文有引载,此不赘。

言语第二 80,李弘度(按即李充,《中兴书》称,以贫求剡县)常叹不被遇,殷扬州(即殷浩)知其家贫,问:君能屈志百里否?李答曰:北门之叹(指卫诗北门,诗经之一篇),久已上闻,穷猿奔林,岂暇择木?遂授剡县。因此条,后将任职知县者称屈才百里,百里之才被称为知县之才。由此可见,李弘度这样的名人也曾到剡中担任县令。

文学第四 36,王逸少(即王羲之)作会稽(任会稽内史),初至,支道林在焉,孙兴公谓王曰:支道林拔新领异,胸怀所及乃自佳。卿欲见否?王本自有一往隽气,殊自轻之。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,王都领域,不与交言,须臾支退。后正值王当行,车已在门,支语王曰:君可未去,贫道与君小语。因论《庄子·逍遥游》,支作数千言,才藻新奇,花烂映发。王遂解襟披带,留连不能已。

此条,亦见于晋书王羲之本传,

虽然不在剡中,但很重要,是王羲之与支遁定交的最初记录,而且,两人于此一见如故之后,友谊十分密切,王羲之晚年隐居剡中,与他们间的深厚友谊直接有关。这则故事可谓把王的恃才傲物的个性写得生动有趣,但一旦投契,就完全推心置腹,相见恨晚了。真是名士风度,令人倾倒。

言语第二 91,王子敬云: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,尤难为怀。此条内容,世说中也有顾恺之相同的见解记载,说明山川特点,的确十分美丽,而以秋冬之际,更加令人难忘。刘孝标注引《会稽郡记》补充说:会稽境特多名山水,峰嵒隆峻,松栝枫柏,擢干疎条,潭壑镜彻,清流泻注。这样的景象,不特山阴有之,会稽境内,尤其剡中,更是完全一样,毫不逊色于此。

因限于篇幅,本文以王子猷雪夜访戴逵轶事一则作结。这是最脍炙人口,被人称颂为与王羲之兰亭修禊一样的雅事。

此见任诞第二十三 47,王子猷居山阴,夜大雪,眠觉,开室,命酌酒,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,咏左思《招隐诗》。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,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,王曰: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

这则故事也见于《晋书》本传,内容相同,文字也差不多。不但意境好,文章好,真天下第一等雅事也,故剡溪被称为戴溪。《剡录》序言有云:山阴兰亭禊,剡雪舟,一时清风,万古冰雪。接着《剡录》作者高似孙云:呜呼,山川显晦,人也;人隐显,天也。天下多奇山川,而一禊一雪,致有爽气,可谓人矣!江左人物如此,然二戴剡,王谢亦剡,孙阮辈又剡,非天乎?

剡中山川显晦,完全是因为人物优秀,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特有历史现象和文化大观之一,也是唐诗之路的渊源所在。如果离开了这一切,而以今天剡中山水如何立论,则完全痴人说梦而已。如果以此为研究视角,认真梳理六朝人物与剡中关系,几乎可以另外成书,以补充《剡录》之不足,且于佛教中国化发祥地及山水诗发祥地研究,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一孔之见,抛砖引玉而已,并求教于大方之家。